

遗珠记

(莆仙戏)

时 间：一九七八年春末夏初。

地 点：江南某山城。

人 物：

余 仁——三十岁，病退留城知青。

小 倩——二十六岁，碧云造纸厂锅炉车间新工人，玉治的女儿。

高 翔——二十八岁，厂干部。

苏振汉——五十四岁，厂长，余仁的姑丈。

余静如——五十二岁，厂幼儿园园长，振汉妻。

苏玉治——五十六岁，振汉的姐姐。

黄本原——四十多岁，厂后勤科长。

高如隗——六十多岁，专家，高翔的叔叔。

第一场

[星期天的下午。

[苏家客厅。

[幕启：余静如上。

余静如（唱）迎接专家备晚宴，
杀鸡宰鸭忙半天。
现在我才腾出手，
要给余仁换被单。（开锁叩门）

余仁，开门，我要给你换床单。

[余仁内应：我不换，我不换。

余静如 不换怎么行呢？快开门，快开门！怎么还不开？唉！

（唱）他三十岁还如痴如癫，
照顾他比养婴儿还要难。（伤心介）

黄本原（提货物上）哈哈！

（唱）春笋鲜又嫩，
马鲛跳又蹦。
汾酒香喷喷，
鸡鸭活生生。
为四化当后勤脚轻手快，
迎教授备晚宴山珍海味。

余大嫂！

余静如 唔，黄科长来了，大姐，快出来呀！

苏玉治（内应）来了，来了。（系围裙上）静如，这位客人是……

余静如 厂里新来的后勤黄科长，科长，她是老苏的姐姐。

黄本原 哦，苏大姐。大嫂、大姐，这些货物是老苏交代买的，准备招待高教授。

苏玉治 春笋、汾酒、马鲛、鸡鸭，都是稀罕货。科长，听说高教授还在农场里放羊，值得这样隆重招待吗？

黄本原 苏武牧羊，快熬出头了。知识分子嘛，不用如土，用之如金。（低声地）大姐，她怎么啦？

苏玉治 （低声地）又受她侄儿的气。

黄本原 她的侄儿？

苏玉治 你才来，不懂我们家的底细。我们这一家，是三国一统呀！她夫妇和她这位侄儿，还有我们母女俩。（拉本原到一旁低语）她侄儿，这儿（指头）有毛病……

黄本原 哦！……（欲问介）

[玉治摇手示意，叫本原别多问，又作请本原坐下自己要下厨房的手势。本原点头，玉治提货下。]

黄本原 （唱）众传说，已纷纭，

苏家出个夜游神。

害老苏愁眉不展，

闹一宅鸡犬不宁。

耳闻不如眼见，

到底何许怪人？

余静如 余仁，快开门，难得我星期天有空。

余仁 （内应）姑妈，我说过床单不换就不换，别吵了！

黄本原 大嫂，他不换就算了吧！

余静如 科长呀！

（唱）一提他两行泪难收，

三十年血汗付东流。

他夜里如神似鬼荒郊走，

他日里半痴半癫厂内游。

家里电灯亮如昼，

他偏卖衣打火油。

换衣要让人强下手，

吃饭要让人喊破喉。

行路不知弯避，

几回碰壁破头。

昨天又惹老苏怒，

一把大锁将他囚。

黄本原 老苏为什么发怒？

余静如 他又呆头呆脑溜进锅炉车间。你知道，老苏的甥女小倩近来安排在锅炉车间，人家开玩笑说余仁是去看小倩的。老苏听了能不发火吗？余仁，快开门吧！

余仁（内应）高教授一到，我就出来。

黄本原 他等教授干吗？大嫂，他在看书吗？

余静如 唉呀，书老早都被我们收走了。

黄本原 写字吗？

余静如 纸一张都不给他。

黄本原 那他干嘛不出来？

余静如 唉，谁能摸透他。

余仁（内声）姑妈，教授一来，你就要告诉我呀！

黄本原 既然他要等教授，大嫂，你就跟他说教授来了，门不就开了。

余静如 那……那……

黄本原（指指自己）就说……（低声）我是教授。

余静如（领悟）呵，对，对！（伪作招呼）哎哟，高教授来了，请坐，请坐！

黄本原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余静如 余仁，高教授来了呀！

余仁（开门急上）姑妈，他……

余静如 他就是高教授。这是我内侄。

余 仁 哦，高教授！

黄本原 小余同志！

余 仁 教授你等一等。（进门拿床单上）请你看看。

余静如 唉，你怎么拿床单给他看？

黄本原 是不是要请我鉴定，看该不该洗？

余静如 （牵过床单一看）哎哟，你怎么把字写在床单上？

余 仁 姑妈，你别打岔！教授！

（唱）你光临，我喜欲狂，

一篇论文请你看端详。

余静如 （旁唱）荒唐荒唐真荒唐，

这一领床单已弄脏。

黄本原 （旁唱）无双无双真无双，

这一段奇闻资传扬。

余静如 余仁，你这是怎么搞的？

余 仁 我是从报纸上学来的，前几年有位学者含冤坐牢，就用衬衫当纸偷写文章。

余静如 （无可奈何又气又恼）唉，人家是坐牢，事出无奈呀！

余 仁 我跟他境遇差不多呢！

（唱）他“反革命”坐了监，

我“神经病”遭了关。

同是无纸急生智，

他用衬衫我床单。

这好比——

司马迁受刑《史记》著，

孙膑装疯兵书传。

哈哈哈！（进房间里）

余静如 科长，你看看，他干了这种蠢事还振振有词，洋洋得意，真教人

哭笑不得呀！

黄本原（叹气）唉，是呀！

（旁唱）听他说似非而是似是而非，

真令她欲啼反笑要笑又啼。

如印鸡爪撒鸟屎，

一幅天书眼迷离。（看介）

哎呀，嘻嘻……（欲笑又止）他在床单上尽写什么老鼠问题，一边为老鼠出谋献策，如何从A角跑向B角；一边为老猫发号施令，如何从B角扑向C角，还替鼠逃猫追画图形列公式。童话不像童话，数学不像数学，牛头马嘴，天花乱坠。神经病，神经病，实实在在的神经病。

余仁（拿笔墨）教授，红墨水、大毛笔，请你批改。（静如要夺笔）姑妈！

（唱）姑妈不必惊慌，

床单写字何妨？

照样能铺床上，

染墨有何肮脏？

你安安静静站一旁，（对静如）

请仔仔细细改文章。（对本原）

余静如 哎呀，这不行，这不行！

余仁 行，行，教授请改，请改。（挥笔欲写介）

黄本原（拦住）哎呀，改不得，改不得！

余仁 教授，这里不好改，那就到我房间里去改吧，请！

黄本原（唱）一句请声寒气逼人，

一双眼睛冷光夺魂。

神经病者惹不得，

不能引火来烧身。

我不是教授，不是教授。

余静如 是呀，他不是教授，不是教授！

余 仁 什么不是教授？是的，是的。姑妈，你不能因为吝惜一条床单，害我坐失拜师的机会。教授，走。（拉本原）

黄本原 且慢、且慢。小余，我奔波一天，十分疲劳，你的大作容我晚上看，好不好？

余 仁 那……行呀，行呀，你老休息吧。姑妈，你不要夺走床单。

黄本原 有我在，你放心。

苏玉治（拿瓶子上）余仁，快去买酱油。

余 仁 我要陪教授呀！

黄本原 不要陪，不要陪，我喜欢独自休息。

余 仁 教授，到屋后溪边散步吧。我设想那个老鼠死里逃生的种种可能……

余静如 又乱说了，（塞瓶给余仁）先去买酱油吧！

余 仁（边走边想，又回头）教授，我假定老鼠先从AB线向B角跑，那么猫应该……

苏玉治（推余仁）唉，还什么老鼠呀猫呀，快去，快去！（摇头苦笑下）

余 仁 好，好，回来再请教。（提瓶下）

黄本原 大嫂，他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

余静如 唉，六六年他在学校里被当作“白专”的典型批判，他羞愤交加，大病一场，以后就变成这样一个人。（拭泪）

黄本原 哦，看来是受了重大刺激，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大嫂，千万不能再让他看书写字喽！

余静如 我们早就采取了措施，没收他的书纸。谁知道他弄起床单来。

黄本原 单收纸、书不够，还要收尽笔墨。不然说不定哪一天他心血来潮，举起笔来，把蚊帐、被子、衣服、桌子、墙壁、地板统统乱涂乱画。（放床单于椅子上）

余静如 以后要提防呀！唉，好好的一条床单。

黄本原 这倒不要洗了。一洗又要刺激他。走，我们帮厨去，高教授也该来了。（两人下）

苏振汉（拿报纸上）举国在寻千里马，且喜招来一专家。

余仁（拿瓶子上）姑丈，教授来了。

苏振汉 来了？在哪儿？

余仁 正在屋后散步。

苏振汉（大喜）哦，我去陪他，余仁，你帮家里把酒菜摆上桌。（下）

余仁 大妈，姑妈，酒菜端出来。

苏玉治（上）你嚷什么？酱油呢？

余仁（递与）大妈，教授来了，姑丈陪他在外面散步呢！

苏玉治 哦！只差一道菜了。你去请他们回来。（下）

余仁 好，好。（下）

〔静如、玉治、本原端菜上。〕

黄本原 哈哈！

（唱）迎接专家喜洋洋，

厨下厅上穿梭忙。

礼贤下士当提倡，

大盘小盏扑鼻香。

〔玉治、静如安排介，本原下。〕

苏振汉（拉余仁上）你说，教授呢？

余仁 奇怪，为何不见了？

苏玉治 振汉，酒菜上桌了，客人请入座。（下）

苏振汉 正在找呀！

黄本原（端酒菜上）老苏！

余仁 哈哈，教授下厨房端菜啦！

苏振汉 你瞎了眼，老黄……

余仁 姑丈，他就是高教授呀！

苏振汉 你又胡说八道。静如，你干嘛放他出来？

黄本原 哈哈，老苏你看！（拿床单）

苏振汉 啊，余仁，你又乱写什么？

余 仁 姑丈，这是现代控制理论中的一道难题。

苏振汉 你这写猫捉老鼠，算什么难题，算什么理论，尽是胡思乱想。还说什么控制，需要控制的是你！静如，快把他弄到屋里去。（低声地）控制起来。

余 仁 我的床单，我的床单。

余静如 少不了，少不了！（推余仁进房，下）

高 翔 （上）厂长，科长！

苏振汉 高翔，教授来了吗？

黄本原 哈哈，真教授来了。

高 翔 厂长，我叔叔正准备动身就来，谁知部里来了紧急通知，给他平反，直接从农场调到北京一个研究所去了。

苏振汉 哎呀！

（唱）千里马，朝暮盼，

黄本原 （唱）招聘不来真心伤。

苏振汉 （唱）往何处再将良驹访，

黄本原 （唱）恐麻雀拨秕谷枉自忙。

高 翔 厂长，我叔叔建议你们就地取材。

苏振汉 就地取材……唉，要向哪儿去取呢……（忽然想起，拿报纸念）
出榜招贤……对呀，我何不向先进学习？

（唱）云层里透出一丝光，

我也要高悬招贤榜！

高 翔 贴榜招贤？

黄本原 对，明天就在厂里贴起招贤榜！

苏玉治 在厂里难道就能招得到人才？我看，把范围扩大，招贤榜贴在厂门口，不论厂里厂外，有本领的都可以揭榜。

黄本原 对，这可算绝招！来，咱们干吧！（指酒）

苏振汉 好，好。哎，瘦肉炒春笋。

黄本原 我的拿手好菜。

苏振汉 先尝为快。(尝介)

黄本原 味道如何?

苏振汉 酸呀酸呀!

黄本原 啊，酸?(闻介)真酸! 哎呀，是你的内侄把乌醋当作酱油买回来了。

苏振汉 唉，又是余仁!

[切光。

第二场

[同天夜里，中幕外。

[小倩上，*高翔追上。

高翔 小倩，让我送几步。

小倩 不用啦，你快回厂吧!

高翔 这一段路冷冷清清的，你一个人……

小倩 哈哈，十年山里人，遇虎都不惊，还怕冷清清? 你快转回嘛，不然我不走。

高翔 (失望)好，好，明天见，明天见。(下)

小倩 (唱)下夜班，明月半轮送我还，

风扑面，香花数瓣落襟前。

十载重归燕，

触目皆生怜。

山城依旧人已变，

余仁似痴又似癫。

阔别思相见，

相见心更酸。(一黑影一闪而过)

谁？（疑惑）妈妈，妈妈！

苏玉治（上）小倩，你下班回来了！

小倩 妈，刚才一个黑影从大门口一闪而过。

苏玉治 那是余仁，又梦游啦，可能游上竹林岗。

小倩 哦！（欲追）

苏玉治（拉住）你要去哪里？

小倩 跟去看看余仁。

苏玉治 不能去，竹林岗近些年来闹鬼呀！

小倩 闹鬼？

苏玉治 竹林岗上有个宋朝翰林公的古墓，在红卫兵抄家烧书那年，发生一件怪事。

小倩 哦，我听说过，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一群红卫兵运了几车书到竹林岗上烧毁，刚烧雨就来了。红卫兵被迫下山，准备第二天再烧。谁知第二天上山一看，书被人偷去一大半。

苏玉治 那年头动不动就抄家游斗，谁敢偷书藏书？事后纷纷说，那是翰林公不忍看书遭焚，就呼风唤雨，把书掇走。从此以后，翰林公常常在月夜里出现，戴高冠穿长袍在岗上倚竹吟诗。

小倩 风声竹影，疑鬼疑神。

苏玉治 就是没有鬼，那里竹茂草深也去不得！

小倩 那余仁有梦游病，为什么会游向竹林岗？

苏玉治 谁知道他犯的什么鬼，你千万不能去，快进屋休息吧！（拉小倩下。）

[幕启：第二天下午。

[厂长办公室前，苏振汉上。

苏振汉（唱）四化鼓声震八方，

我负担沉重心惶惶，

自愧无能认良马，

只得悬榜招贤良。

回首往昔心沉痛，
曾把人才弃路旁。
廿年教训当牢记，
不重人才事业荒。
到如今神驹难得多惆怅，
愿有人应招而至做栋梁。

黄本原（捧盘上）老苏，红花一朵酒一壶，捧来准备敬英雄。（放盘于石桌上）

苏振汉 哈哈，悬榜招贤礼隆重。

黄本原 但愿此番得卧龙。

苏振汉 老黄，榜前情况如何？

黄本原（唱）厂长出榜把贤招，
众如过节乐陶陶。
榜前围观人不少，
欢声笑语逐浪高。
都称你厂长爱才重技术，
料今后学习业务涌春潮。
千双眼朝向红榜瞧，
看何人敢揭逞英豪？

苏振汉（唱）谁敢揭榜是英雄，
我要敬他酒三盅。

黄本原（唱）古代有状元骑马逛街市，
今日要英才乘车游厂中。

苏振汉 只要招得来好人才，我为他马前执鞭也乐意。

余静如（上）老苏，幼儿园的孩子们都组织好了，要来给揭榜的同志献花跳舞。

黄本原 大嫂呀，你们这是夫唱妇随，紧密配合。

苏振汉 哈哈，静如，你快把队伍带来，这对小朋友是个很好的教育机会。

(静如下)

高翔 (上) 厂长，团委会组织好锣鼓队，准备向揭榜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

苏振汉 对，对，这对广大青年也是一个鞭策。

黄本原 高翔，你为什么不揭榜？

高翔 才疏学浅，望榜生愧。

黄本原 谦虚、谨慎！老苏，他这个轻工学院的毕业生，教授的侄儿都不敢揭榜，看来，大家对招贤，都是郑重其事。敢揭者，不是孔明重生，就是周瑜再世。

苏振汉 唉，不是我眼睛向外，瞧不起自己厂里，我只怕空悬红榜。这就地取材么……唉！

黄本原 我也有点担心，会不会又是镜里采花？（忽有所闻）老苏，你听，人声沸腾！

高翔 (瞭望介) 厂长，你看，有人揭榜！

苏振汉 哦，是谁？

高翔 还看不清！

黄本原 哎呀，他已持榜奔来。

苏振汉 啊，鸡窝里果然会有凤凰？小高，老黄，快，敲起锣鼓，放起鞭炮……

高翔 (朝内) 敲起锣鼓！（锣鼓喧天）

黄本原 (朝内) 奏起八乐，放起喜炮！（炮声动地）

苏振汉 游行队伍……

高翔 立即带来！（下）

苏振汉 敞篷汽车……

黄本原 马上开来！（下）

苏振汉 想不到，这么快！

[余仁内唱：

热血沸腾揭红榜！

[持榜上。

余 仁 (唱)持榜前来献良方。

苏振汉 英雄，我敬你一盅！（捧杯）

余 仁 姑丈，我交榜献策！（献榜）

苏振汉 (怔住)啊，是你？！

余 仁 姑丈！

(唱)画角催人上战场，

且将羞怯抛一旁。

报国无门成旧梦，

请缨有路夙愿偿。

莫嫌胸内少经纬，

春蚕虽小锦丝长。

[振汉发楞介，幕后歌声：

原以为锣鼓声喧喜讯扬，

想不到晴天霹雳起身旁。

血停流，心停跳，

呆如木偶双眼僵。

余 仁 姑丈！

苏振汉 (唱)一声“姑丈”火星落，

心化柴血化油熊熊烈火烧胸膛！

[振汉掷杯夺榜，余仁顺势跌倒。

余 仁 (大惊)姑丈，你……

苏振华 (唱)吹笙本要引凤凰，

谁知乌鸦抢枝忙。

一盘好棋全打乱，

你……你……你已发病狂！

高 翔 (上)厂长，锣鼓队……

苏振汉 解散掉！

高翔 是！（与上场的本原相撞）啊！（对视而笑下）

黄本原 老苏，敞篷车……

苏振汉 还用问！

黄本原 是！（看余仁摇头旁唱）

他脸皮打得胖，
要充状元公；
我腿儿要跑断，
又扑一场空！（下）

余仁 姑丈，我……

（唱）近水楼台先得月，
造纸技术研究深。
我毛遂自荐为国计，
你因才录用莫避亲。

苏振汉 你……你……你这是搞什么名堂？你会研究技术？研究什么技术？又是猫捉老鼠？你呀，你呀，在家里让你去高谈阔论，胡作非为，可你为什么闹到我厂里来了？（捶胸顿足）你看，你看，你给我捅了个多大的笑话呀！（撕榜）

余仁 啊！

（唱）红榜碎，花飘零，
风雨猛，梦惊醒。
他看我浑似看猴捞月，
我对他何异对石谈经？
天下几多恨，
最恨少知音！

〔静如、小倩急上。〕

小倩 舅舅，余仁……

余静如 振汉呀！

（唱）闻讯我吃了一惊，

余仁惹祸非轻。

求你不可骂太狠，

谅他尚有病在身。

余仁 姑妈！

（唱）不是他无情，

只恨我天真。（静如扶余仁欲下）

苏振汉 回来！（静如一怔）这几天，他举止更反常，你要逼他多吃镇静药！

余仁 姑丈，我没有病，没有病！

苏振汉 （不理）夜里锁住门，防止他梦游，书纸笔墨，搜个干净！

余仁 姑丈，你骂我关我都不要紧。可是你不准我看书，不许我写字，我可受不了。那真的会把我闷死逼疯呀！

苏振汉 要吵要闹，回家去吧！（拉余仁）走！

余静如 孩子，回去吧，回去吧！

余仁 时间是我的财产，你们不能剥夺，不能剥夺……（被振汉、静如半拉半扶下）

小倩 （唱）人似哀鸿叫，

声声耳畔绕；

榜如落花碎，

片片眼前飘。

他归影渐渺，

我疑云未消。

平时胆不妄，

今日气何骄？

哪能轻易说胡闹，

应当仔细再推敲……

日察锅炉岂荒诞，

夜游竹林有蹊跷。

见书见笔能欢笑，